

流浪

到

哈佛

◆ 萝拉莉·萨默
◆ 张宏袁敏

著
译

Learning Joy From Dogs Without Collars

从街头流浪女到哈佛高材生
教育学硕士萝拉莉·萨默亲身经历
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分析与医学人文教授
普利策奖得主罗伯特·科尔斯博士重磅推荐

古吴斯出版社

流浪

到

哈

佛

萝拉莉·萨默 著
张宏 袁敏 译

*Learning Joy
From
Dogs Without Collars*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浪到哈佛 / (美)萨默著; 张宏, 袁敏译.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5.1

ISBN 7-80574-916-7

I. 流... II. ①萨...②张...③袁... III. 回忆录

—美国—当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2630 号

责任编辑: 邓思思 吴 斐

装帧设计: 佳 一

责任校对: 武国丽 潘家荣

责任印刷: 冒宇城

书 名: 流浪到哈佛

著 者: 萝拉莉·萨默

译 者: 张 宏 袁 敏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http://www.szzbs.net/gwx>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5

印 数: 00001-10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916-7/G·264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致 谢

感谢我的家人的爱和支持：我的妈妈，伊丽莎白·萨默；我的姨妈简和姨夫罗恩，他们视我如同己出；我的老师、导师和朋友查尔斯·麦克劳克林先生；以及乔安妮·沃克、凯特琳和金伯利·威尔逊，感谢他们的鼓励，感谢他们在我无处可去之时接纳我到他们的家；感谢我的父亲罗伯特和继母唐·摩根。也感谢我没有提到的其他家庭成员。感谢许多相信我能完成本书并且认为本书值得一读的朋友：艾琳娜·威廉姆斯、阿曼达·洛克欣、布里·奇塔姆、考特尼·金、黛安娜·休斯、艾米莉·斯威尼、盖尔·奥勒黑德，我在“DORCHESTER HOUSE”时的同伴梅丽莎·伯特、梅格汉·奥布赖恩、纳迪亚·克罗斯、帕特里克和琳达·戴利以及弗洛尼卡·特里克兹。你们每个人都对我讲了富有启迪的话激励我写下去，你们中的好几位还阅读了初稿并帮助我修改。

特别感谢指引和鼓励我的多位导师：昆西中学和哈佛大学的老师们和职员们：娜塔莉·库斯、马格丽特·布鲁兹琉斯、桑德拉·纳达夫、伊莱扎·加菲尔德和维尔林·克林肯伯格；以及我在扎克里·舒斯特文学代理公司的代理人——罗奇尔·卢里、莱恩·扎克里和托德·舒斯特。

感谢本书编辑杰夫·克洛斯克花了许多时间帮助我修改这本书，并且从一开始就对本书充满信任。

感谢哈佛摔跤队的杰伊·韦斯以及我的队友们和教练们，感谢路易·文图勒里先生和昆西中学摔跤队。

还要感谢诺林·约翰逊、凯特·斯托克斯、波士頓威尔金斯投资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多萝西·奥斯汀和戴安娜·艾

克,NASCEHCY,以及我在哈佛进修学院和加利福尼亚新学院的写作课。

最最感谢我的妈妈回答那些艰难的问题并无条件地爱我。

最最感谢贾尼斯·奥伯泽特,她的心灵和外表都是如此美丽,让我在眼泪中发出笑声。

萝拉莉·萨默

谨以此书献给教会了我快乐的三个人：我妈妈，迈克先生和简。

我们没有迷失方向
我们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但我们的行程却是偶然和天气
我们不相信终点
况且我们并不匆忙
从一千个公园里的雕像
我们学会了耐心等待
从不戴项圈的野狗
我们学到了快乐舒畅

——无名氏《流浪的青年》

序言 / 1

妈妈 / 6

你妈妈是做什么的? / 20

阅读的烦恼 / 28

请别践踏草坪 / 34

孩子们 / 41

规矩,第一部分 / 50

那里,再度回来 / 58

富兰克林 1509 号 / 72

学校老师 / 79

命名 / 82

装束设计 / 87

车窗观景 / 93

他选蓝色,我选灰色,

天空和云朵的碎片 / 97

后甲板旅馆 / 105

海滨狂奔 / 112



避难所 /116

昆西高中 /128

麦克先生 /132

“当我的梦跟它自己和我搏斗” /149

削减体重 /165

从流浪儿到哈佛学子 /172

搬入哈佛 /180

蓝莓蜂蜜 /194

父母的周末 /199

睡在露天 /202

宇宙与一切 /209

规矩,第二部分 /214

“爱是躯体、鲜血和汗水” /219

与父亲相会 /245

如何安顿一间自己的房间 /269

毕业 /281



序言

我十七岁时，一名记者就我的家庭、我妈妈以及我的生活采访了我。我不太明白他为何想报道我，除了我因为参加摔跤队而赢得了一份奖学金，将要去上哈佛大学的缘故。我提到自小便曾当游民四处流浪，他变得越发感兴趣了。我告诉他，十二岁之前我曾搬过二十次家，在四个州——俄勒冈、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马萨诸塞——生活过，我在大多数地方一次所待的时间都不超过六个月。这些都是我极少谈及的事情。我不想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我的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不同已经足够了。不过于我而言，我的经历并不非凡、独特或者值得上新闻。我接受它们，它们是我所以成为我的一部分。

采访文章在 1994 年 6 月初的美联社电传文稿刊出，被国内每一家主要报纸转载，常常登在头版，配有我的一幅彩色照片。照片里我在自己房间拉小提琴，妈妈在一边看着。这篇报道也曾登在星期六《纽约时报》的第六版，甚至在几份欧洲的报纸上刊载过。

很快，我家的电话每天要响上无数次，信件如雪片般从我公寓前门上的投信口里塞进来。“早安，美利坚”、国家广播公司的每日专线节目、美国广播公司的黄金时间直播节目、各种各样的谈话节目、《人物》和《十七岁》杂志，以及其他许多媒体都打来电话采访和报道。有人想拍关于我的电影，有人想写

关于我的书，有人想要我写书。

突然之间，我从一个单纯的人变成了某个更庞大、几乎是神秘的东西了。我成了每个人的美国梦的展现。从流浪游民到进哈佛大学——这里面有着一种美妙的声音。也许从一个游民到上布朗大学或者甚至进耶鲁大学也不会产生像进哈佛那样的效果。哈佛是个早已溶入了神秘、传统和特权的名字。它是终极梦幻学府，一个拥有不可攻破的特权和传统的地方。而这个梦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吗？

自由女神

哭泣着……

双唇无声。“给我你那疲惫的人，你那穷苦的人，
你那挤作一团渴求呼吸自由的众生，
那悲惨的人们拒绝登上你多姿多彩的海岸，
把这些，这些无家可归的、被暴风雨颠簸的人们，给我。
我在金色的大门口打着我的灯！”

对有些人，哈佛便是那终点的金色大门。

顷刻之间，我被迫以政治的方式审视我的生活。我是一尊矗立在基座上的塑像，一个美国式成功的范例——美国制度的效率——在这个制度里，一切均受欢迎，一切都有可能。各处的流浪儿们可以在杂志里读到我或者在电视上看见我。他们会确信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我是一个霍尔希奥·阿尔杰（Horatio Alger, 1832—1899,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深受少年儿童喜欢——译者注）般的典范——喜爱刻苦学习，坚忍不拔。我是一个别的美国人可以企及的例子，是他们宽心地舒着气坐到专用的松软椅子里时可以倚靠的安慰。他们可以踢踢双脚，心安理

自由女神哭泣着……双唇无声。给你你那疲惫的人，给你你那穷苦的人，给你你那挤作一团渴求呼吸自由的众生，给你那悲惨的人们拒绝登上你多姿多彩的海岸，给你把这些，把这些无家可归的、被暴风雨颠簸的人们，给我。我在金色的大门口打着我的灯！对有些人，哈佛便是那终点的金色大门。顷刻之间，我被迫以政治的方式审视我的生活。我是一尊矗立在基座上的塑像，一个美国式成功的范例——美国制度的效率——在这个制度里，一切均受欢迎，一切都有可能。各处的流浪儿们可以在杂志里读到我或者在电视上看见我。他们会确信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我是一个霍尔希奥·阿尔杰（Horatio Alger, 1832—1899,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深受少年儿童喜欢——译者注）般的典范——喜爱刻苦学习，坚忍不拔。我是一个别的美国人可以企及的例子，是他们宽心地舒着气坐到专用的松软椅子里时可以倚靠的安慰。他们可以踢踢双脚，心安理

得地认为一切都照着自己的轨道在运转着。美国梦依然完好无缺，抬眼可见。

然而当一尊塑像觉着很不舒服——紧闭双唇站立着，手持着被禁闭了闪电的火炬。当我是塑像的时候我无法呼吸自由，我依然被内心的暴风雨颠簸着。我的塑像似乎在告诉那些挤作一团的穷人们：只要辛勤劳作，他们就不会被恶劣的遭际击倒趴下、打个粉碎。努力工作吧，那扇金色的大门将会打开。

可在通往那扇门的路上却有着无数的障碍——那些无法否定、难以克服的事实，如同万有引力——这些障碍展示出这个故事更为黑暗的一面。

没有钱，没有父亲也没有汽车送我去参加每一场足球赛、摔跤比赛或者上绘画课。作为一个孩子，我对为何自己没有这些东西毫无概念，甚至我没有想过自己该如何继续努力去获取它们。我如何可以“继续努力”去得到一个父亲呢？我如何可以通过“勤奋工作”去上一堂自己找不到用具也付不起钱的绘画课呢？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可触摸到的障碍，任何大小的心灵能量都无法完全胁迫着穿过去。

贫穷如同重力一般把你拉向大地。靠“勤奋工作”是无法跳得足够高来挣脱重力的。用扎弗德·毕伯布洛克斯（ZAPHOD BEEBLEBROX）谈及道格拉斯·亚当斯所著《搭顺风车去银河系》三部曲的话说：

飞起来是容易的。

第一步：把你自已抛向大地。

第二步：不要着地。

这个主意理论上很棒，大多数理论听起来真的很棒。这些

理论可以在课堂上研读，可以出版，可以做详细解释。可是我慢慢意识到，一个理论不过是一种意见，用一种迷人的方式写出，并加进一些数据以使其听上去让人信服。

说“飞起来是容易的”或者提出“成功是容易的，只要你足够努力地工作”未能脱离理论的窠臼。

每每想到自己能在哈佛着陆，在一个特权的地方，我知道我异乎寻常地幸运。然而那些曾经和我一起生活在收容所的孩子们呢？那些我记忆中昏暗的脸蛋和模糊的声音，他们中没有几个成为我在哈佛大学的同学。贫困街区的学校常常缺乏经费，师资不足。许多可怜的孩子必须得作出盲目的跳跃，被彻底地、覆满血迹地送进不适合的公立学校。他们撞到地上，遭遇一起到来的暴力、绝望的拳头以及一个不平等的公共教育体系那令人感到压抑的重力。他们生活在一个重力场比我们这些特权者所习惯的地球强大得多的行星上。对他们，重力更仿佛是一个黑洞那无法抗拒的向内吸引力——一个在原子层面上的痛苦的撕裂；感觉仿佛你的眼窝皮肤被往下拉向你的脚踝，你无法呼吸，你被挤压着。

一个你可能听说的关于上哈佛大学的流浪女孩的故事，可以在讲出真实的同时也说着谎言。美联社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我上了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妈妈和我被人开车送至波士顿外的摄影棚，被安排坐在电视屏幕前。屏幕上纽约的主持人向我们提问。我们衣服上别着话筒，耳朵里戴着耳机。节目时间只有几分钟，因此我们的回答必须简短。他们问了我两个问题。我妈妈几乎什么也没说。他们问我，“流浪是什么样子”和“你流浪时发生的最糟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我讲了在一家福利汽车旅馆的过道里发生的持刀斗殴事件——在一天夜里两点，透过一扇用链条锁着的门的裂缝

目睹的一场斗殴。我提到一夜没睡，第二天在学校里觉得疲惫不堪。

我难以相信我们被期望着用 一个简短的回答来描述“流浪”的经历，那整个的故事。

假如我有时间回想的话，我会回答，流浪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自我的丢失。

假如我未曾哑口无言——假如我有过比二十秒钟回答限时更多的时间来表达无家可归的体验，这本书便是我希望讲述的答案。

* * *

对我来说，写这本书如同盖一个家。对我妈妈而言，在家里意味着拥有一个花园。我们曾经呆过的收容所都没有花园。人人需要家，我们中的有些人一辈子并不只生活在一个居所。我们一直在建新家，来弥补我们甚至没有木料或钉子建家的那一段时光。倘若我借用星星来盖天花板，或者借用云朵来做屋顶，请原谅我，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利用自己所见和所梦的事物了。倘若我家的地面有些脏，那只是因为我一直在这里种植我妈妈的花。

妈妈

在流浪了十五个月之后，妈妈搬进了一套新公寓。我紧张地站立着——在房间中央徘徊，不希望靠房间边上太近——仿佛我是在一艘船上。靠边上越近，就越感到整个房子好像在脚下晃动，将要从我边上倒下去一般。要是我朝房间边上走得太近，我可能会被抛到墙壁上或是沙发上或者是堆满了脏碗碟的水槽里。我可能最后会成为妈妈许多老式试验的试验品。为了圣诞节，她把圣诞树安顿在放了无数枚一分钱硬币的盆里，让树保持挺直。那些硬币此刻正浸泡在水里，要洗去上面沾着的圣诞树的黏液。

从教会幼儿园收来的破烂玩具，这些五彩缤纷的塑料玩意儿在房间的另一角堆着。妈妈站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过道里，对我说：“这些玩具太小了，不安全——一又五分之一英寸是政府给三岁以下孩子设定的玩具标准。不过一又四分之三英寸会更安全些。”午后的阳光照耀着她的头发。妈妈有时把头发染成黑色或金黄，可是灰发总会又长出来。我自己的头发如同生通心面一般直，而她的却在脸的两侧松松地卷曲着，或者用发夹扣在耳朵后。她那小小的火箭般的发卷，带着盐灰色和胡椒色，令她看起来单纯而孩子气。

在这里我感到不自在，尽管它也许早已成为我孩提时代的家之一。我所见到的是贫困。漏水的墙壁被庭院甩卖来的东西

擦破。妈妈试图用在收容所时所拥有的两只口袋里面的东西来摆满房子的空间。冰箱和碗橱空空如也——仅有从免费食物供应处得来的几样东西：罐头、变了味的撒架棒状饼干、一种卖不出去的新牌子麦片。我所感觉到的是家里一无所有。

妈妈会花上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月来做她自己设计的计划，那些完全把她吸引住了的计划。

三百棵小植物在她阳台上的泡沫塑料杯和鸡蛋盒里生长着。她知晓每一种植物，充满疼爱地呼唤着它们的名字。对我来说它们不过是植物而已，尽管它们在惨淡的黄色阳光里看起来绿绿的，很漂亮。

冰箱里堆着一排又一排的豆芽：豌豆芽，苜蓿；没有食物，只有半瓶普通百事可乐，以及一点调味品。我担心——这不卫生，妈妈。她说她每天吃燕麦片，喝奶粉。在冷冻室里有雪糕和香草冰淇淋。她会把两样混合起来做成“橙味奶油”。这是纯粹的贫穷，但她还是乐此不疲。

* * *

我已经是一名目中无人的大二学生了。我试着分析妈妈——用距离和分开的办法尝试把她更密切地带入和聚合进我的理解。“妈妈，你觉得充满了生产能力还是很绝望？”我想起了埃里克·埃里克森的自我发展阶段理论。第七阶段，应该是我妈妈正在经历的阶段：生产能力的停滞。我体味到这些感受在妈妈身上挣扎，而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理解她。不过我用学到的知识观察到了退化（杂乱无章的屋子，只过了没几天又离它而去……）也许是妈妈生发新的主意的方式。

上哈佛大学从很多方面来讲于我都是一次离开家的旅行。在哈佛，学术上的一个时髦术语是“语篇”。一个语篇，是一次正在进行的交谈，是一次谈话以及彼此的倾听。每一个语篇在物质上和文化上都处于某个空间。有认知心理学家的语篇，关

于文学的语篇,关于贫穷和福利改革的社会逻辑语篇。这个词源自拉丁语 DISCURSUS,意思是“来回奔跑”。单词水流也出自同一个拉丁语词根。因此,当我想到一个语篇时,我总想到一条流动的单词之河,一片交际之波。

有了哈佛的不同语篇,我可以对妈妈的生活和境遇进行分类、分析和讨论。我可以依照弗洛伊德或者埃里克森语篇分析她,给她贴上神经官能症或者某个心理学上的发展阶段的标签。在社会学语篇里,我可以把妈妈跟其他靠救济生活的母亲们一起放在一个图表里。我可以用一百种不同的方法,在一百种不同的语篇里,来理解她。然而这些没有一个令我满意。

这个旅行——从我妈妈的思想 and 言语到我在哈佛以及后来所学到的东西——这个旅行似乎朝着一个方向进行。当我将在哈佛所学用到妈妈身上之后,她离我越来越远了。我的教育不再是“来回奔跑”,不再是一座桥,一条不同(文化)位置间的通道,相反成了跑离。我从妈妈的思想 and 言语脱离开去。我努力往回赶,可无法找到一座桥梁。

倘若语篇就是“来回奔跑”的话,那么我就是在妈妈的家和这个世界之间奔跑,流浪在两个空间里。

好的语篇使交流非常容易。它们增进理解和清晰度。它们如同有着充足河水的河流,如同一次节奏稳定良好的跑步,如同做悠长的深呼吸,它们流动着。在一个语篇中会有存在障碍的地方,那是要用力才能通过的地方,但你仍然可以从一处抵达另一处。正如贾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在《橙子并非是惟一的水果》一书中所写:“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知道我所思想的内容,可是头脑里的话语如同水下的声音。它们被扭曲了。在这些话语碰击到表面时听到它们是很敏感的工作。你得是个银行大盗,在打开保险箱前得听听那些轻微的喀哒声。”语篇也许是一个不完善的媒介,但它可以助你从你大脑